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二

列傳七十五

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也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荆南

神宗時為脩起居注知諫院建言宗室以服屬裁蔭子之數立

出官之法神宗嘉納向傳範為京東帥繪請易其任以杜外

戚僥求神宗曰得卿如此言甚善誠可以止異日妄求也宰

相曾公亮用所善曾鞏為史官繪言前數月人已知鞏為定錄

檢討矣公亮以朝廷名器為已物乞正招權之罪鞏既罷史

官繪亦罷諫取除兼侍讀御史中丞滕甫言繪何罪而罷神

宗於是詔甫曰繪堅求外補蓋繪未究朕意繪迹疎遠立朝

寡援不畏強禦知无不為朕一見即知其忠直可信故擢置言

職知之亦篤矣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兩立於輕重之間姑少



避之卿其諭朕此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辭不受未閱月再知諫院擢翰林李士御史中丞時王安石執政繪上言當今舊人多以疾求退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脩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 陛下可不思其然乎又言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李者以三傳解經又言安石不知人提舉常平使者暴橫繪論免役有十害請罷之曾布疏其說 詔付繪分析繪執前議遂罷以翰林侍讀學士知亳州徙應天府又徙杭州再為翰林學士兼侍講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為非是繪常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荆南節度副使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 哲宗即位徙徐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繪為人放曠不

羈然吏事敏給主於愛利為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李常字公擇南康軍建昌人也幼力學舉進士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方重自持人畏憚之發運使楊佐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不見此風久矣并薦之議者謂常能舉善而謂佐為知人除祕閣校理熙寧初自太常博士改右正言時方更法常言始建三司條例司已致天下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又言州縣有不散常平錢而但使民出息者 詔常具姓名以聞常不以聞遂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湖齊三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它日詢其狀對曰此由富家為之囊橐爾常於是令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為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 哲宗立進吏

部侍郎常上七事曰崇廉耻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臧謹疑獄擇
儒師脩役法又論役法差免二科以為法無新陳便民為是令
使民俱出資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盍各從其願庶
幾可久矣赦恩蠲市易通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累息過其數
亦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
賦經義為兩科以盡所長吳處厚繳蔡確詩以為謗訕諫官劉
安世因力攻之常以為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改兵部尚書
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府行次陝郊而卒年六十四有文集
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常少讀書於廬山
五老峯白石菴之僧舍書幾萬卷常既貴思欲遺後之學者乃
藏於山中時人目其居曰李氏藏書山房而蘇軾為記其事云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也中進士第治平中為館閣校勘 神宗

即位除直集賢院為昌王府記室王禮之問終身之戒覺為陳
諸侯之孝作富貴箴遷右正言 神宗欲革積弊覺言弊不可

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 神宗然其言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

滕甫為中丞覺論其頗僻不報即家居待罪 朝廷以覺薦陳

升之才可用非諫官職奪兩官覺曰諫官言事不當黜之可也

無降秩充位者乞補外得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召還

脩起居注青苗法行覺論其非時言者亦以為畿內有追呼抑

配之擾 神宗令覺行視虛實覺退而上疏曰臣以言為職體

量非臣事黜知廣德軍踰年徙湖州松江隄為民患覺易以石

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為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

母亡解官下太常議議者謂不可 詔知潤州而覺已持祖母

喪矣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昏喪覺裁為中法使富家

不得過百緡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葬埋費減什之五徙徐州又徙南京召為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又遷給事中為吏部侍郎領右選右選萬五十負而闕不滿六千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袒免親從負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為限擢拜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留侍講力請外提舉靈仙觀卒年六十三紹聖中以覺為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故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覽

覽字傅師舉進士調河南簿後知尉氏縣將官御下苛酷士卒謀就天閱殺將以叛覽聞之亟往喻之曰將官暴虐誠有罪也然汝曹衣食縣官縣官顧負汝邪何敢為族滅計衆皆感悟聽命

遂帖服神宗嘉之以為司農寺主簿又遷丞出為提舉湖南

常平京西轉運判官召為右司員外郎除河北轉運副使以直龍圖閣為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又知桂州遷寶文閣待制知渭州又帥延安入為戶部侍郎除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進樞密直學士覽治邊數有功而議事多與執政異坐軍期落職提舉崇禧觀俄復待制知光州徙知河南府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徙永興軍成都府復請祠提舉崇禧觀卒年五十九覽精於吏事甚有能政所至善良得職云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第慶曆中天下旱詔中外言事侁上書論災異之興言甚剴切稍遷秘書丞知綿州英宗初為皇嗣侁上疏請選經術士以為羽翼神宗初詔求直言侁為蔡河撥發應詔言十六事皆人君謹

始者 神宗謂滕甫曰其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助役法 詔諸路監司各定所役緡錢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侂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以聞 神宗是侂議因以為諸路率即罷瑜以侂為轉運使利州守周永懿貪虐不法前使者不敢問侂舉按其罪編管衡州又為京東轉運使所代其居厚以掊斂虐下侂繼之務行寬大司馬光嘗謂蘇軾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子駿救之然安得百子駿布之天下乎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拜左諫議大夫建言 祖宗政本人情獄訟簡少 先帝置大理獄其少卿二人同詳讞奏牘罷其餘治獄官吏請六曹寺監長吏各舉寮屬又請復制舉分詩賦經義兩科而先論策以請請外除集賢殿脩撰知陳州卒年六十九侂長於楚詞嘗作九誦蘇軾

見之謂其近古屈原宋玉友其人於冥漠續微學之將墜者紹聖間以侂為元祐黨削左諫議大夫集賢殿脩撰遂與黨籍云

馬默字處厚單州武城人也舉進士調臨濮尉治平中為監察

御史裏行時議尊宗 濮安懿王臺諫力爭以為不可悉補外

默請還所出臺諫官呂誨等不報歐陽脩建 濮議士論不與

郭逵除僉書樞密院物議不厭默皆上疏論列會地震河東陝

西郡默以為陰盛慮為邊患宜備之後數月西夏果入寇時

朝廷欲於西京會聖宮置 仁宗神御殿默以為漢以先帝所

嘗行郡國立廟知禮者以為非是况 仁宗未嘗幸西洛初建

別廟使有司侍祠殊乖典禮以言事不效乞罷御史出通判懷

州 神宗即位默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姦倖三曰近正

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災歲七曰崇儉八曰久任

九曰選提轉牧宰十曰禦戎狄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姦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積矣備災歲則大恩常施而甌亂不起矣崇儉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任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選提轉牧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戎狄則四夷畏服而中國強矣除知登州沙門島舊制有定額溢數則投之海中若王李慶罷官入謁默遽問擅殺幾何人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之則曰島上地狹徒隸猥眾過數官糧不足以贍則取殺之默責其擅殺欲按其罪慶皇恐即日自殺默為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額者則選年深不作過人移徙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起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為政愛民得如馬使君

乎軾異之徙知曹州召為三司鹽鐵判官論新法不便出為京東提點刑獄又為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安化等州蠻歲饑略省地默上平蠻方略以為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宵遁郭達怯懦邕城陷沒蘇絨老謬歸仁鋪覆軍陳宗儀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僕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以驗矣以疾知遂州改徐州元祐初召為司農少卿司馬光問默復鄉老牙前法如何默曰常平自漢為良法不可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為一州一縣法而常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默發之除河東轉運使時議棄葭蘆吳堡二砦默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兗州召為衛尉卿擢工部侍郎遷戶部侍郎告老除寶文閣待制知徐州移河北都轉運使再知兗州初元豐間河決

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入海元祐議臣以為東流使水官亦以為然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為便而御史郭知章亦奏請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為長隄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默復告老提舉鴻慶宮坐附會司馬光落職致仕後復寶文閣待制卒年八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三上
列傳七十六上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也父洵見儒學傳軾生十年而洵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比冠學通經史屬對文日數千言歐陽脩試禮部進士得軾論欲以冠多士疑曾鞏所為鞏脩門下士也乃置第二遂中乙科授福昌簿脩復以直言薦之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評事僉書鳳翔判官 國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軾還 朝判登聞鼓院 英宗在藩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韓琦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其進用然不若 朝廷培養之而後用也今欲召試秘閣 英宗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尋以父憂去官服除判官告院王

安石爲政每贊人主以獨斷 神宗專信任之軾考試開封進士發策謂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小白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安石不悅安石欲更科舉法 詔兩制三館議軾議上 神宗曰朕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軾曰 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 陛下安靜以應之 神宗悚然嘉納會上元有 旨市浙錢軾密疏諫止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 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令 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汴水

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 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卹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令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 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今若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

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 陛下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臣竊以為過矣臣之所願 陛下結人心者此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彊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而不在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此臣之所願 陛下厚風俗者此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而無內重外輕之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于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委任臺諫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

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 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臣所獻三言 陛下安可不察初殿試用策舉子希合爭言 祖宗法制非是軾為考官退擬答以進至謂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安石怒御史誣奏軾過失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止書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今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司農寺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姑徐之未幾 朝廷亦知其害

罷之徙徐州是歲河決澶淵東泛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浸淫至城下民爭出避水軾履屨杖策躬率兵夫築長隄起戲馬臺屬於城水至隄下不能爲害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沒者三板軾廬於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城以聞 詔褒之徙湖州言者指軾謝表語以爲怨謗因盡撫軾所爲詩諷時事者交章條列謂之訕上遂逮赴御史臺鞫治坐貶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徙汝州未至上書自言有田在常願得居之 神宗許焉 哲宗即位起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時方議改免役爲差役軾謂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措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

有漸則民不驚者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今公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止尋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軾嘗鑠宿禁中中使宣召入對便殿 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前年爲汝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軾曰遭遇 太皇太后 皇帝陛下 宣仁曰非也軾曰豈大臣論薦乎 宣仁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 宣仁曰此乃 先帝之意也 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

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上僊耳軾不覺哭失聲 宣仁與
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軾嘗讀 祖宗寶訓因及時事歷言今功罪不明善惡無所勸
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
臣掩蔽不以聞 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浸成衰亂之漸軾
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蔡確在安州日作詩借
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軾密疏言 朝廷若
薄確之罪則於 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 太皇太后
仁政為小損謂宜 皇帝降敕推治而 太皇太后特加寬貸
如此則仁孝兩得矣 宣仁后以為然而不能用也杭瀕海水
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
浚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溉田至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

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
水之利而取給於江潮潮水淤河泛溢闔闐三年一浚為市井
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潮湖水
造堰閘以時啓閉且以餘力復治六井民獲其利杭僧有淨源
者居海濱交通舶客沽譽於高麗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
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像往告義天亦使其屬來朝因
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 皇帝 太皇太后壽軾不納而奏之
曰高麗人不天貴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 朝廷所以
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
以生怨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 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
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為國生事漸不可長
宜痛加懲創軾治杭有德於民民為立祠召為翰林學士承旨

兼侍讀軾之自汝移常也受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軾買田書至軾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軾聞諱而喜按驗無實軾復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穎州徙揚州俄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引駕入太廟有赭傘犢車并青蓋犢車爭道不避仗衛軾諭儀仗使李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端明翰林侍讀二學士守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於朝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與乎初許將建言三歲冬至天子親祀遍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其歲夏至方澤之祭乃止是遣上公則是皇地祇遂不在親祀之典乞下侍從臺諫及禮官議顧臨等議宜

如祖宗故事范純禮等議昨罷合祭已合禮而又紛更恐失尊事神祇之意杜純等議請於苑中設望祀位置燿火於壇所俟躬祀南郊之歲則夏至北郊上公攝事每獻舉燿火以詔拜孔武仲等議請南郊等祀上帝議既不一軾奏曰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以謂今所行非周禮者不一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无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宣王

以六月出師驅逐獫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
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
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
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
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
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
可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末節今世以親
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
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
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
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
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

天又三年一祭地此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獨祭
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
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
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
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
議此者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
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
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
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
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
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
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

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失也
詔令集議官議未幾 朝廷以合祭爲是罷議 宣仁后崩
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二學士知定州軾朝辭上書曰古之聖
人將以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
陳于前 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
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
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 陛下
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 聖
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 聖德由此觀之 陛下之有爲惟
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 陛下
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 陛下留神實 社稷宗廟之福天
下幸甚軾治定嚴軍政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

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
命以爲譏斥 先朝落職知英州又以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
安置貶夔州別駕昌化軍安置 徽宗即位移廉州改舒州團
練副使徙永州未幾提舉玉局觀尋致仕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軾與弟轍皆師洵爲文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疾革命軾述其
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三書既成撫而
嘆曰後有君子當知我矣幼而好書老而不倦爲人篤於孝友
輕財好施獎善詆惡蓋其天性其貶黃州也築室于東坡因自
號東坡居士有東坡集六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外制十三卷和
陶詩四卷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仕不顯迨靖康初爲駕部員
外郎過終于通判定州有颶風賦思子臺賦行於世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三上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三下

列傳七十六下

轍字子由與兄軾同舉進士又同舉直言轍因所問極言得失
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
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
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歷之間西羌作
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
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
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
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
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
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詔謀使殿無所顧問

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 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
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汗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
亂以敗政害事 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
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
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兵之費
外有北狄西戎之奉 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
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考官胡宿請黜之 仁宗曰以
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謂我何得不黜歷商州大名府
推官父喪服除時 神宗立二年矣轍以書言事屬王安石初
用以執政領三司 神宗以轍為屬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
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
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笞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安石曰君

言有理自此不復言青苗會河北轉運王廣廉言與安石合青
苗法遂行安石召用謝卿材侯叔獻等八人欲遣之四方訪遺
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然莫敢言轍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
可安石怒奏除河南推官改著作佐郎僉書南京判官坐兄軾
累謫監筠州酒稅起知績溪縣 哲宗立以校書郎召未至除右
司諫 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等欲革弊事而蔡確韓
頴章惇皆在位窺伺中外憂之轍極言確等罪三人皆逐呂惠
卿始諂事王安石倡行虐政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
讎世尤惡之轍疏其姦惠卿安置建州初 神宗於熙河路增
置蘭州及米脂等五砦至是夏國屢遣使而未偕貢二年使入
境 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而弃守議未決轍議許還五砦夏
人遂服除起居郎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拜翰林學士權吏部

尚書使契丹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猶在近臣患之欲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亭轍奏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收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 先帝以聖智之資將以紀綱四方追跡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彼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 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

能復留矣尚賴 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謂之調亭此人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 祖宗朝廷也惟 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 宣仁后覽奏謂宰執曰蘇轍疑吾君臣遂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又言牙前差役宜用雇法凡四事除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時呂大防爲左相劉摯爲右相轍議西邊黃河事與劉呂不合初夏人來賀 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議久不決明年以兵龍衣涇原 朝廷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使復來議地界 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而熙河將佐又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湯西邊騷然轍力言其

非乞擇老將守熙河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境乞因其退軍擊之不復復守誠信轍謂大防曰今雖議此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摯曰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今吾不直如此而可用兵乎明日轍奏曰熙河帥臣轍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乞加詰責 宣仁后以爲然乃加戒敕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計分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百禄不可會西人乞和議遂寢初元豐中河決大吳旣而導之北流水性已順而又彦博等力主回河之計轍爭之不能奪至是又論黃河東流之害凡三事八年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轍以爲不可及 哲宗親政遣

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并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爲便方施行而僉書樞密院劉奉世乞與河議奉世本文彦博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并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罷政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 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 上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亦以爲言轍奏曰 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 本朝 真宗

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 章獻臨
御攬大臣之議藏書 梓宮以泯其迹及 仁宗聽政絕口不
言 英宗曰藩邸入繼大臣創 濮廟之議及 先帝嗣位或
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帝之賢與吾 仁
宗 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 陛下若輕
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 先帝
爲詞則天下殆矣 哲宗曰卿安得以漢武比 先帝轍奏曰
漢武帝英主也 哲宗曰卿所奏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
用匱竭豈得謂之英主轍遂乞罷出知汝州再責知袁州未至
降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
移循州 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提舉上清
太平宮蔡京用事復降朝請大夫罷祠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
室于許號潁濱遺老居許十餘年而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
學士轍所著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藥城文集並傳于世子遲
適遜

臣稱曰受之於天起出乎萬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氣
也施之於事業足以消沮金石形之於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
軾爲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爲之喜斥之嶺海之外
而不爲之愠邁往之氣折而不屈此人中龍也轍之名迹與軾
相上下而心閑神王學道有得是以年益加而道益遠道益遠
則於世事愈泊如也不有所守而然哉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三下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四

列傳七十七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軍新塗人也少刻苦問學號博洽舉進士
又舉賢良方正自台州司戶召試文仲對策極論新澆之害不
為王安石所喜黜不用文仲范鎮所舉也 哲宗即位為校書
郎遷禮部員外郎有建議皇族惟楊王荆王得稱皇叔餘疎屬
當各係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 上新即位宜廣
敦睦之義不當疎間骨肉議遂寢擢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
論青苗免役之灑為首困天下論保甲保馬茶鹽之灑為遺整
留蠹遷中書舍人卒年五十文仲學識高遠天資狷介寡言笑
少所合有文集五十卷弟武仲平仲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為禮部第一元祐初為秘書省正

字遷拔書郎著作郎論科舉之弊詆三經新義請復詩賦取士
遷國子司業頃之侍講邇英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
學士院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
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言太中大
天以上知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獄成聽大理約灑庶幾
刑不逮貴近又全 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為令移宣州坐元祐
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所著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內外
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毅父舉進士元祐中入館遷郎出為京西路提點刑獄
坐黨籍謫知韶州又責惠州別駕英州安置徙單州團練副使
饒州居住 徽宗即位召還為戶部員外郎遷金部郎中出使
陝西帥鄜延環慶奉祠而卒平仲有史學著續世說行于世

朱光庭字公掞河陽偃師人也舉進士為萬年簿范純仁帥慶
州辟為僉書判官 神宗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
願 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
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又問其所治何經光庭對少從孫
復授春秋不合意為僉書河陽判官呂大防守長安又辟僉書
判官 哲宗即位召用司馬光以光庭為左正言之罷提舉常
平保甲青苗等法言蔡確為山陵使而乃先 靈駕而行為臣
不恭無大於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辯韓縝挾邪冒寵言甚切光
庭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今欲師 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
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
其意流入於刻臣謂 仁宗難名之盛德 神考有為之善志
而不當以媮刻為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幾中

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 宣仁后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 祖宗光庭等乃已河北饑 詔光庭行視發廩以濟飢民而議者以耗積年兵食為言改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論蔡確怨謗之罪確貶新州拜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求補外除集賢殿脩撰知亳州復為給事中劉摯罷相光庭封還麻詞坐落職知亳州未幾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卒紹聖中追貶郴州別駕

臣稱曰道大不容不容然後見君子蘇軾以雄文直道冠冕當世而輒不容於時李定舒亶賈易趙挺之黃慶基董敦逸之流誣以謗訕不足道也而光庭輩世之所謂君子者亦為爾何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誠可信云

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也父航字仲通 神宗朝為太僕卿安

世舉進士調洛州司法參軍就辟高陽帥幕河南左軍巡判官少師事司馬光既仕請於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目光曰自不妄語始 哲宗立司馬光舉安世充館閣之選除秘書省正字光薨 宣仁后問可為臺諫於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除右正言首論 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居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 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耻掃地願出臣章示兩府大臣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又論胡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議章二十上宗愈乃罷又論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妄要定策之罪語在確傳臺臣李常盛陶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言皆出御史臺為一空方確之未貶也范純仁王存密為申理乞從寬貸安世劾奏之純仁與存俱罷確既有分司之命而中書舍人彭汝礪曾

肇坐營救亦補外除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遷左諫議大夫時罷
講筵且聞禁中求乳母安世上疏曰 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
后迺者民間喧傳求乳母臣忝備言職當諫其漸伏惟 皇帝
陛下天錫睿聖 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佑備至覆載之
內莫不傾身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乃謂 陛下稍疎先
王之經典寢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寶損 聖德昔者帝堯
惟以天下為憂不敢以位為樂成湯不邇聲色萬世傳誦 皇
帝陛下不可以不勉 太皇太后不可以不勸也願為 宗社
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惟以助 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
戒則天下幸甚 宣仁后因安世言窮詰其事乃知宦乳母者
為後宮劉氏也初鄧溫伯草王珪蔡確制稱其定策之功至是
溫伯為承旨安世論其朋邪之罪遂以集賢殿脩撰提舉崇福

宮明年以寶文閣待制為樞密都承旨時呂惠卿以光祿卿分
司西京安世言惠卿國之巨蠹也宜永投荒裔今遽復卿列若
惠卿之命遂行則將及確確復用則悖之徒如蝟毛而起焉
國家計其得安乎願使中外羣小不能動搖正道紹聖初悖入
相落職知南安軍又責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三年貶新州別駕
英州安置時蔡確之子渭數上書訟呂大防劉摯及安世等陷
其父 朝廷委蔡京等究治京欲誅滅摯安世等家族仍移安
世梅州而究治無驗悖意欲盡誅之以快意 哲宗不許 徽
宗立移衡州尋以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住繼以集英殿脩撰
知鄆州復寶文閣待制知真定府徙潞州復落職知沂州貶信
陽軍又三年除名勒停羈管峽州後復直龍圖閣卒年七十八
安世初擢言路將以親辭母曰不可以閨門之私辭君命勉之

及南遷母怡然曰茲事固知如此且戒安世毋以得喪為意有
集二十卷盡言集通鑑音義十卷

臣稱曰君子小人不兩立君子必惡小人而小人必忌君子此
朋黨之論所以興也蓋君子不幸而為小人所間不能深思遠
慮優游浸漬以消小人之勢而痛心疾首務以口舌爭之事激
勢變遂成朋黨之禍方元祐之際朝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
矣特疾惡太甚以激小人之怨及章惇得志而流毒搢紳貽患
國家朋黨之既徧於四海賢人君子流放竄逐無有遺類烏虜
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敝社稷有可憂之漸則為
君子者宜求其所以勝小人之術而无務於力爭啓其狼戾不
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也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也少著孝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王

安石得其所著詩義善之以為國子監直講擢太子中允監察
御史裏行汝礪首陳十事曰正本任人守令理財養民賑興事變
苗役鹽事指擿利害多人所難言者俞充詢事中人王中正至
使妻拜之不當除檢正 神宗為罷充而詰其語所從汝礪曰
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卒不奉 詔王中正李憲臨邊汝礪曰漢
唐以兵付中人多致敗事 神宗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
言 神宗卒為改容罷為江西轉運判官陞復言今不患無
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為之臣患無敢言之臣
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代還為京西路提點刑獄元祐中除起
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吳處厚繳進蔡確詩諫官交章請治汝礪
曰此羅織之漸也且上疏論列已而確有謫命汝礪坐還除目
遂罷知滁州召為兵部侍郎徙刑部會有巨獄執政以為可殺

汝礪以爲不可殺與執政異徙禮部又徙吏部紹聖初進尚書
言者謂汝礪附會劉摯罷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又降待
制知江州卒年五十四汝礪居家孝友與人寡合然有志於善
平時與蔡確異趣確被貶又爲之力辨人以此賢之所著有易
義詩義奏議詩文五十五卷

呂陶字元鈞眉州彭山人也徙居成都舉進士爲綿谷簿復奉
制科試秘閣會王安石新用事陶對策有願 陛下不惑理財
之說以慰生民不間老成之謀以結公卿不與疆場之事以懷
夷狄之語策入四等安石頗不悅乃以爲通判蜀州時議廢永
康軍陶以永康在西山六州隘口不可廢知彭州李杞蒲宗閔
以使事入蜀議權茶陶論茶園本百姓兩稅土地不產五穀惟
種茶豈可於兩稅之外立法更權其茶如此則民困矣坐責監

懷安軍商稅知廣安軍以司門郎中召 哲宗即位除殿中侍
御史上疏論蔡確韓絳章惇昔日負 先帝今日負 陛下願
罷出以正 朝廷於是相繼皆罷去論保甲青苗之灑坊場河
度之弊與其它欠負蠲除未盡者皆罷之又言今聚斂之害雖
除而浮冗之費未節他時所入不足以備所出不免復過取於
民矣願加裁省蘇軾撰策題朱光庭彈軾譏議 先烈陶奏曰
臺諫爲天子耳目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軾素疾
程頤所以光庭爲頤報怨臣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遷左司諫
上疏論韓維援引親舊分布要近方 太皇太后垂簾不宜大
臣如此專恣維出御史張舜民乞寢西夏封冊舜民坐左遷臺
諫上章營救陶曰舜民之言實不可行遂爲臺諫所攻除京西
路轉運副使改梓州成都府路召爲右司郎中除起居舍人遷

中書舍人使契丹還拜給事中 哲宗親政陶上疏曰 太皇太后保佑 聖躬于今九年 陛下深知本末尊而報之皆用其至然臣於此時猶以無可疑為疑不必言為言願 陛下聽之蓋自 太皇太后垂簾屏黜兇邪小人不能無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 聖聽謂 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 陛下既親萬機則其人可復用其此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 陛下察與不察耳始陶奉使以 宣仁后梓宮在殯辭虜中宴設西府奏陶不先取 旨除集賢院學士知陳州改集賢殿脩撰知梓州坐元祐黨落職再謫分司衡州居住元符三年大赦北還提舉玉局觀知邛州復集賢殿脩撰知梓州遂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也舉進士為襄樂令王安石行新法舜民上書謂裕民所以窮民疆內所以弱內關國所以感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利時皆壯之元豐中 朝廷方討西夏五路出兵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遵裕敗謫監郴州酒稅會赦得原元祐初宰相司馬光舉舜民才氣秀異剛立敢言召試秘閣校理除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疆臣爭權戎心桀驁豈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因及太師文彥博遂左遷判登聞鼓院於是臺諫交章論列乞還舜民職任不報逾年通判虢州提舉秦鳳路刑獄入為金部員外郎秘書少監使遼國還除直秘閣陝西轉運使俄知陝州久之 徽宗即位除諫議大夫尋為吏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落職知鄂州又責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元五年許自便累復集賢殿脩撰致仕以卒舜民少慷慨善論事其使遼也見

耶律延禧爲皇太孫因著論以所喜者名茶古畫音樂美姝他日必有如張義朝挈十三州以歸當不四十年見之自號浮休居士有畫墁集一百卷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也舉進士爲蒙城簿稍擢監察御史裏行言王安禮不可知制誥及安禮遷翰林學士復力言之除著作佐郎遷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路刑獄 哲宗即位徙成都府路召爲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上疏曰 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 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於深宮之中思以爲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纒之上思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教化自行習俗

自美中國既安遠夷向化矣遷右司諫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兼侍講拜刑部侍郎時苦雨雪稷上疏曰自 二聖臨御以來 朝廷清明何嘉祥未臻而冷氣斯應豈

應天之寶未至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與豈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者與天道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願 陛下昭聖德畏天戒延問名臣總正萬事任賢責成而不受浸潤之譖惠民以實而不尚姑息之政言如春陽動如祥風六親和於內百官和於朝萬民和於下則天地之和應而災沴消矣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江寧府召爲吏部侍郎出知河南歷真定潁昌應天府湖州杭州 徽宗即位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稷對首論蔡京之罪京貶又論章惇誤國惇黜又言宣仁佐佑哲宗垂簾聽政退黜小人泊小人復用遂造誣謗今宜辨明

又史官脩神宗實錄輒以王安石日錄亂之今脩神宗實錄願擇史臣申飭成書又數上疏言近習之非會曾布由內侍進將拜相稷謂臺屬曰盍共論之遷工部尚書布遂相徙禮部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改越州蔡京相降寶文閣待制俄奪職知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移道州別駕台州居住又除名移建州徙婺州提舉明道宮卒年七十五

王覲字明叟泰州人也舉進士為秀州司戶參軍神宗時為太僕寺丞哲宗立徙太常丞擢右正言右司諫首陳知人安民之術論役法曰司馬光所言差役大意已善矣條目則小有未盡也章惇既為同列當共議之時不能盡忠論辨乃待其已行之後方言其不使其懷姦狙詐如此因極言惇之黨四人皆朋邪害正者章數十上由是惇罷夏國主乾順繼立慢傲不恭

覲曰小羌凶狡窺我厭兵也為今日之計訓卒儲糧非不可攻且守也哲宗是其言洮東擒大酋鬼章覲奏曰向聞朝廷欲留鬼章招納其子臣切以為非計也老羌雖就擒其子統眾如故臣謂莫若赦之處於洮城秦雍之間不惟示聖朝含容亦所以壞其黨也覲患朋黨之弊會李士院發策試館職言事官論其失當而執政大臣之論又不同覲言願陛下姑置眾論取所撰策題詳察之則是非立見矣彼同異之因不足考也陛下若悉考同異之因深究嫌疑之迹則兩歧遂分而朋黨之論起矣李士命詞失當有罪無罪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凡小人欲陷君子必以朋黨名之然後君子可以盡去而小人得志今朝廷清明賢能萃聚不可因小事而生大患此陛下所當謹者為右司郎官遷侍御史拜諫議大夫胡

宗愈除右丞覲言其過遂罷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遷
發運使入為刑部侍郎改戶部紹聖初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
都府移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袁州居住再貶鼎州團練
副使澧州安置 徽宗立起知永興軍除工部侍郎遷御史中
丞論章惇之罪改元 詔下覲曰建中之名義雖取於皇極然
重襲前代紀號乞以德宗為戒徙翰林學士上疏論 神宗作
法於前子孫守之於後固不可失也至於時異事殊理須損益
之是亦 神宗損益 祖宗濫度之意覲謂理財之本在節儉
嘗上疏論之時 朝廷以邊計不足獨獨覲力言其弊以謂今无
窮之費正在西陲與其行獨獨之權不若損費以龍圖閣學士
知潤州移海州俄落職官祠又坐彈章惇除名勒停臨江軍安
置卒年六十八

卷末

東都事畧卷之九十五
列傳七十八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也始生族父得象竒其風骨以為必
貴舉進士甲科知商洛縣嘗與蘇軾同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
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惇推軾下潭書壁軾不敢惇履險而下以
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軾拊惇背曰子厚必能
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熙寧初王
安石秉政以惇編脩三司條例除祕書丞集賢校理檢正中書
戶房公事察訪荆湖用兵於是溪洞拓境數百里入脩起居注
除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出知湖州除翰林學士未授命丁
母憂服闋入知審官院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踰年出知
陳州移定州元豐五年召為門下侍郎 哲宗即位遷知樞密

院事 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更革弊事惇與宰相蔡確猶未去位光復差役舊法蔡京知開封府用五日行差役於諸邑惇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熙寧初以遽改免役後有弊今改差役當議論盡然後施行遽改恐後亦有弊乃於簾前與光爭論其言不遜諫官蘇轍論其姦惡惇與確皆逐去惇知汝州徙揚州提舉洞霄宮惇以父俞年高乞侍養而諫官劉安世猶疏惇之罪復留汝州呂公著奏曰章惇父老居蘇州今惇復留汝 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大臣失晨昏之養遂聽歸俞卒惇免喪復領洞霄宮 哲宗親政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惇既相引蔡卞為右丞惇卞執政謀所以釋憾於元祐舊臣者凡元祐更張弊法悉皆追復用林希為中書舍人張商英等為諫官惇卞大肆羅織竄逐元祐臣僚于嶺海

商英等力詆元祐希行元祐諸人責詞遂至毀罵甚者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蓋以詆 宣仁后也惇又用邢恕為御史中丞於是日夜論劉摯梁燾王巖叟等謀廢立怒造宣訓之語又誘高遵裕之子士京論其父功又教蔡確之子渭上文及甫與邢恕私書事惇卞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宣訓事者恕為惇說云司馬光亦疑 宣仁后有廢立事光嘗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蓋宣訓者北齊婁太后宮名也婁太后廢其孫少主立其子常山王演恕妄謂司馬光亦有是言以實 宣仁后有廢立之意使天下信之光遂追貶恕既誘高士京上書論其父遵裕臨死時屏左右謂士京曰 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我曰不知 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語惇卞欲誣罔 宣仁后遂贈遵裕奉國軍留後王

珪亦追貶初邢恕在元祐時責汝州文及甫與恕皆素怨摯等
乃與恕書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
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等語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
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謂駙馬都尉曰粉侯
忠彥弟嘉彥尚王也故曰粉昆而朋類錯立者謂王巖叟梁燾
也及甫與恕書肆為詆毀之辭恕以此書與確之子渭使訴其
事及置對及甫為蔡京安惇所脅乃云以昭比摯眇躬乃以為
指 哲宗而粉昆謂巖叟面如傅粉燾字况之以况為兄故曰
粉昆也後確母又言梁燾嘗與懷州致仕官李洵言 朝廷若
存蔡確則為徐邱安乎以為 等所謀乃追問洵洵依違以
答適因星變 詔曰朕遵 祖宗遺志未嘗誅殺大臣劉摯等
可勿治然摯燾同時死于嶺南貶所人亦疑之惇與下結中官郝

隨為助言於 哲宗欲追廢 宣仁后自 太皇后 太妃皆
力爭之 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下明日惇下再
有言 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 英宗廟乎惇下乃已惇又
以 皇后孟氏元祐中 宣仁后所立勸 哲宗起掖庭祕獄
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 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
節此皆惇得罪天下後世者初 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
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聞永樂之敗 神宗當宁慟哭循
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 上意專務懷柔夷狄西夏請故地
以非要害城砦還之至惇作相以為盛國棄地罪其帥臣諸路
皆進築新砦以復故地邊事復興關中之民大困矣惇性收毒
忍於為惡於是百姓歌之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則安惇
也其為人所疾如此 哲宗崩 欽聖憲肅皇后議所立惇曰

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 欽聖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
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申王當立 欽聖后曰申王病發不可
立惇尚欲有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惇曰章惇聽 皇太后處
分簾卷 徽宗已立矣遷特進封中國公亮 哲宗山陵使至
成臯 大昇輦陷于濘踰宿而行坐是出知越州未至責武昌
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戶參軍惇至此方悔謝表
乃云盡力以過徐王覬覦之謗一心以明 宣仁保佑之功惇
復云覬覦之謗者是徐王無覬覦之事也初蘇轍謫雷州不許
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儆券
甚明乃已至是惇責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
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復改舒州團練副使睦州居
住徙越州改湖州卒年七十一復特進中國公政和三年贈太師

臣稱曰元祐之盛一司馬光實成之紹聖之禍一章惇實致之
蓋君子小人如冰炭如東西不可同器而易位况惇之姦足以
瞽惑人主之心將何所不至 宣仁廢 哲后行紹述立鈞
黨結邊釁興大獄窮凶極惡肆為不道未有如惇之甚者也嗚
呼光之相而天下驩欣如此惇之用而天下怨憤如彼乃知治
亂安危不在乎他在乎君子小人而已後之人主可不鑒哉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也幼孤學於其兄輩舉進士熙寧初王安
石執政薦之因上書召見論事合意遂除崇政殿說書遷集賢
校理檢正中書六房公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
安石嘗曰法之初行異論紛紛始終以為可行者呂惠卿曾布
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爾擢
脩起居注知制誥拜翰林學士兼三司使七年大旱 詔求直

言布論市易括克之虐落職出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院學士
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
州又知陳州移慶州復入翰林尋遷戶部尚書元祐初除龍圖
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真定河陽青州瀛州 哲宗親政復入翰
林遷承旨兼侍讀擢拜同知樞密院事進知院事時章惇為相
斥逐元祐臣僚士心不附布詭情辟致名士如陳瓘張庭堅悉
羅致之會 哲宗升遐 欽聖憲肅皇后召宰執問誰可當立
惇有異議布奏惟 太后令惇由是得罪一日中使召蔡京鑠
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刺探 徽宗之意徐奏請曰麻詞未
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 徽宗曰專任一相翌
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布拜右僕
射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為云忠彥既為左相柔懦

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
釋朋黨明年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
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蔡京於是召用為左丞京與
布異會布擬陳祐甫為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 陛下之爵
祿也柰何使宰相私其親布之婿陳迪祐甫之子也布忿然爭
辨久之聲色稍厲於是温益叱布曰曾布 上前安得失禮
徽宗不悅而罷翌日為御史所攻布曰是得罪罷為觀文殿大
學士知潤州尋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
司南京又以嘗薦學官趙諗而諗反責散官衡州安置復以棄
澧州責授賀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戶參軍移舒州復太中大夫
提舉崇福宮以卒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文肅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六
列傳七十九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也舉進士調蔡州推官召試為祕閣校勘出為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會行新法而奉行之吏或異趣為高或迎合求進而燾平心以奉詔條號無所倚時司農以符檄風天下如免役增寬剝造簿供手實散青苗等事天下爭趣之燾數有陳論暨見神宗復極論之為立法禁累擢修起居注元豐初使高麗燾諭以朝廷恩意其國王感泣遇燾有加禮以為過契丹使遠甚且使其臣言之燾笑答曰尊中華與事大國禮固均也特以罕至故有加爾且朝廷與契丹講好歲久今遣使寵綏遠人豈校厚薄於其間哉時以其言為知體使還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直學士院初都水監丞范子淵建請導

洛通汴命燾行視燾以為勞費甚大且非經久之利以議不合
出知陳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為戶部尚書六年拜同知樞密院
事時夏人款塞燾請因而撫之且戒將吏毋生邊隙既又請疆
場非要害者還之以示恩然羌情無厭當使知吾宥過而罷兵
不應示吾厭兵之意 哲宗嗣位乃遂其前議於是歸其葭蘆
等四砦元祐二年進知院事燾謂為國者不可好用兵又不可
畏用兵好則疲弊生靈畏則取侮遺患今 朝廷每戒邊臣非
舉國入寇不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然虜數犯塞亦未免疲弊
之患雖僅保城砦適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如左氏所謂
用三師以疲楚之意此計之上也又乾順才數歲非秉常近親
獨梁乙逋利於持權與梁氏立之其酋長善用兵者如鬼名阿
吳輩皆秉常族黨多反側顧望不若有以離間之彼阿吳等既

不自安一旦得領重兵焉知其不回戈以復讎梁氏此一奇也
用其策夏人卒相猜貳遂復脩貢燾以虜使路或循河隄而大
河方移徙非所以示儉是時河方北流 朝廷雖欲回復初不
甚力燾言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徙而盡在中國
故京師得以北限強胡今河每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
將北抵境上則南岸遂屬虜界彼若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
外可為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細之臣又
為高論殊不考利害量輕重徒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至
計也以母喪免服除授觀文殿學士知鄆州改鄭州移潁昌府
紹聖元年拜門下侍郎時章惇用事貶謫元祐舊臣燾陰為開
釋惇不樂遂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改知鄭州四年落職知大
名府 徽宗即位復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復拜知樞密院

事先是邈川溪巴温之子隴撥降以其地為鄆州命將吏戍守之議者多以為不可守未幾溪巴温又請舊地并丐隴撥等下樞府問狀遂以其地與隴撥并還之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其將請去也熹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但持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寵位以快恩讎下欲希進用而肆朋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為謀則善矣然未嘗以毫髮為朝廷計者也坐棄涇州降端明殿學士再責寧國軍節度副使安置漢陽軍既而復鄆州降州團練副使復鄆州移居建昌軍徙襄州提舉鴻慶宮復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五熹資淡泊無聲色之奉事親孝為文長於議論熹卒後五年始盡復故官職云

李清臣字邦直世為魏人也少孤事母兄孝及自力學問韓琦

以其兄之子妻之皇祐中舉進士治平中舉制科考官韓維稱清臣文贍時京師霖雨議者多及濮邸將廷試或語清臣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為證則必合矣清臣曰此漢儒說吾不能知民間豈無疾痛可言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腹心肺腑也日月辰宿天地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而已又以謂縣官百須皆出於農比者陳鄧許亳飢農民多死而他業者自如儻令雜征苛取出於他業之人則農勸矣且欲崇禮制黜無功策入次等授秘書郎僉判平江軍歐陽脩以館職薦之召試擢集賢校理韓絳宣撫陝西奏清臣為屬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絳賅清臣因還所遷官通判海州同知太常禮院為京東路提點刑獄召充國史院編脩官脩

起居注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吏部尚書元豐六年擢尚書右丞
摛宗立徙左丞元祐初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河南府
永興軍真定府召為戶部尚書未至拜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呂
大防罷相清臣首變元祐之政欲以取相位以門下侍郎蘇轍
在上未能遷一日對 摛宗言蘇轍兄弟改變 先帝法度轍
奏曰 陛下即位 宣仁后垂簾之初兄軾方起自謫籍臣亦
被召清臣時為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 先帝之法是欺也
清臣辭屈乃曰蘇轍嘗以漢武比 先帝 摛宗震怒而轍由
此罪黜轍既去位外召章惇拜左僕射惇未至相位尚虛清臣
益有覬覦之心獨當國亟復元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已而
惇至清臣既不得作相遂與惇為敵會 摛宗幸楚王第有婦
人遮道叫呼誣告清臣謀反既已屬吏繫治婦人本瀘州倡常

為清臣姑之子田嗣宗外婦詔捕嗣宗得之清臣猶未請去獄
將具言者有疏論列嗣宗既伏法清臣遂以資正殿大學士知
河南府尋奪職知真定府 徽宗即位以禮部尚書召復大學
士月餘拜門下侍郎章惇罷相清臣奏章惇為相 朝廷屬以
政事為之不置次補而惇不念體國其所以開導 上聽者莫
非忤忍殺伐之事以已之平日仇怨或託謗訕 宗廟或稱謀
危 上躬竄逐南方投之死地故敗人并骨肉死者不得歸葬
存者悉為囚徒又因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一千餘家自
古姦臣少惇比者今既罷去尚以特進守藩天下人心鬱抑不
快盡加誅殛以慰民望惇遂責散官安置 徽宗欲息朋黨以
大公示天下改元建中靖國清臣乃與同時輔政者叶謀以輔
上意盡還遷徙舊臣稍復其恩數品秩久之與時議寔不合復

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後
以元符中章疏詆訾先朝追奪職名言者又以清臣與韓忠
彥黃履執政日請復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臣稱曰人臣以公正為忠朝廷以安靜為福紹聖之初清臣復
被任用不以公正事上而乃謀取宰相首以紹述激怒上意
自是朋黨之論起而士夫蒙其患矯誣之說行而聖后負其
謗朝廷不復安靜而清臣亦不得相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
梗清臣之謂也可不戒哉

許將字冲元福州閩縣人也舉進士第一調僉判昭慶軍神
宗召對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直舍人院遷知制誥
北虜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地歲聘使不敢行以命將
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

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體則命將閱文書至虜中館伴蕭
禧果問以代州事將屢屈之乃不敢言使還除翰林學士權知
開封府言者言將勘太學公事釋上舍生不實出知蘄州以龍
圖閣待制知楊州又知鄆州入為兵部侍郎條奏八事以為兵
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
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
都府元祐三年再為翰林學士拜尚書右丞以資政殿學士知
定州移楊州徙大名府會大河東北議未決將曰度今之利謂
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
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
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
以待紹聖元年召為吏部尚書將上疏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

至親祠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時章惇為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臣僚惇卞奏乞發司馬光墓將獨無言 哲宗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 哲宗曰朕意與卿同乃不從嘗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寇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案案果有功 徽宗即位為門下侍郎撫定鄆廓州邊臣欲舉師過河朝議難之將獨以蕃夷不可與信而兵機有不可失既已戒期願遂逐之未幾捷書至將在位御史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 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為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為已皆非矣強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為亦隨改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穎昌府

移大名拜觀文殿學士除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召為佑神觀使未幾而卒贈開封儀同三司謚曰文定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也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而字聖求後復舊名舉進士為上饒尉王安石當國以潤甫為編脩中書條例檢正中書戶房事遷集賢校理知諫院知制誥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為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尋復職如初兼掌皇子閣牋記凡一時大手筆獨倚潤甫焉除翰林學士承旨脩撰 神宗實錄拜吏部尚書言者論潤甫草蔡確制謂其有定策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亳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蔡州移永興軍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元年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嗣述文武之道遂拜尚書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安惠

黃履字安中邵武軍人也少游太學舉進士調南京法曹又為王宮教授召試為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兼知諫院 神宗詢天地合祭是非履對曰 本朝冬至祭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為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於是北郊之制定郊廟禮文多履詳定焉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以母喪免服除以禮部尚書召還為御史中丞時大臣有罪罰金履奏賈誼有言遇之以禮則群臣自喜嬰以廉耻則人矜節行群臣且然况大臣乎故罪有可惡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以罰金示辱哉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誥所自履諫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所聞

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而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遂寢 哲宗即位除翰林學士兼侍講請外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紹聖初復龍圖閣直學士召還復為御史中丞上章乞黜責呂大防之黨以正典刑又謂司馬光變更 先朝已行之法非是初神宗在位留意禮樂欲垂一代之制而歷古循習未得適從遂詔廷臣群議時修郊廟奉祀禮文即令主辨南北之說而議者勢糾訖不果仁復還 朝乃建言陽復陰消各因其時上圓下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祭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詢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襲行不能全革逮 神宗臨御卓然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茲矣今承先志當在 陛下及二三執政 哲宗以詢大臣章惇以為

郊止可謂之社履曰天子祭天地蓋郊者交於神明
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神而已豈有
祭大示亦可謂社乎 哲宗然之遂定郊議拜尚書右丞會右
正言鄒浩以言事竄新州履泰之徙善地出知亳州 徽宗即
位召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尚書右丞求罷政以資政殿
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卒履始以文學進初附蔡確謀定策事
復附章惇排擊元祐之臣時議嫉之後以復 后事進貶郴州
團練副使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六

